

李一冰作品集（下）

李一冰文存

李一冰 著



李一冰作品集（下）

李一冰文存

李一冰 著



作者李一冰先生
三十岁之照片(1942年
摄于杭州)



与家人合影,中坐者为作者母亲,后排中
为夫人陈凝芳女士(1947年摄于杭州)



改革开放后作者夫妇重游西湖 (1987年摄于杭州)



作者蹒跚独行于莫哈韦沙漠(Mojave Desert)(1982年摄于加州)



作者夫妇于哈德逊河游轮上背景是自由女神像(1980年摄于纽约)



作者八十岁生日与夫人之合影(1991年摄于洛杉矶)

前言

先父李一冰先生的名著《苏东坡新传》，1983年出版于台湾（台北联经出版社）。三十年来，不断有读者探询此书作者之生平及相关著作。透过读者的回应，让我们深深感觉到，仍有众多的读者赏识此一鸿篇巨著对苏东坡生平资料的严谨考证，并且欣赏此书以古朴典雅的文字，精简洗练的语言和文采斑斓的风格，表达出令人共鸣的绵密情感。因此之故，我们觉得有必要将先父早年（1950—1960年）在台湾发表过的文章，以及若干尚未刊印的文稿，都为一册，以飨读者，此即出版这本《李一冰文存》的缘起。

先父少时读书，受明、清之际黄宗羲、全祖望等浙东学派大儒影响，颇注重南明史实。1947年因缘际会由大陆杭州迁来台湾，凜于历史之不断重演，遂重读南明史，随即陆续发表一些研究成

果。这本文存中有多篇文章与南明历史人物有关，其原因即在此。此后，他又遍读张苍水所作诗文及相关史料，撰成《张苍水传》，以表彰其人继承并发扬儒家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坚毅精神。

此文存所收录的另四篇文章，就是撰写苏传过程中的即兴随笔。其中《宋人与茶》发表于1975年四月间的台北联合报副刊。此文久佚，由台湾韩棠先生代为寻获，特此志谢。日本汉学家楠田观山先生读到此文后甚为喜爱，并将它译为日文，发表在昭和五十年（1975年）八月号的茶道杂志《淡交》上。楠田观山先生与先父两位老人，虽然从未谋面，但是“雁便”（楠田信中用语）往还无间，老辈的文字之交淡如水，清澈久远。先父谢世后，楠田先生闻讯，立即来信悼唁。

先父于1980年来美依亲，定居加州，仍继续日常读写生活。由于他在诗、书、画三方面都有深厚的兴趣和学养，因此选定扬州八怪作为研究对象。其后数年，他不断搜寻有关扬州八怪的诗文画作、往来书信，为撰写扬州八怪的传记作准备。这本传记的篇章目录已于1990年拟定，共十六章，1991年开笔写成其中一章，即本书所收录的《罗两峰画鬼》。另有一章残篇，题做《厉樊榭与金冬心》。不料这竟是先父一生文字生涯的终笔。是年十月，他即因心脏衰竭去逝，享年八十。

文存中还收录一篇《台湾啤酒史》，原文发表于1950年代的《台湾银行季刊》（十卷二期）杂志，这是一本高水准的学术刊物，收录这篇旧作，是纪念他在日本明治大学主修的专业经济学。

此书文章大多完成于先父拂逆困窘之时，而文章则大多描述坚忍卓绝之人物。他并非专业作家，也不同于一般世俗定义的学

者。但他在忧患劳生之余，沉浸于读书写作之中，并以此安身立命，至老弗退。这些文字书册留下的雪泥鸿爪，记录了先父一生与命运挣扎奋斗的心路历程。而他晚年精神境界的写照，正是文天祥《正气歌》的结语：

哲人日已远，典型在夙昔。风檐展书读，古道照颜色。

在这次重校过程中，有几篇文章，我们附加了一些注释和后记，若有谬误之处，是由于我们才疏学浅，并非作者的本意。

2014年2月李东、李雍谨记

目录

- 前言 \ 1
- 王昭君的悲剧 \ 1
- 玄奘曲女城之会 \ 21
- 苏东坡的俗语入诗与诗成俗语 \ 52
- 怕太太的故事 \ 76
- 南宋琴师汪水云 \ 93
- 从冲冠一怒为红颜说起 \ 103
- 史可法与马士英 \ 114
- 明末纵横浙海的张名振 \ 144
- 明末海师三征长江事考 \ 156
- 前哨金门说鲁王 \ 185
- 玄奘出国以前的困学 \ 10
- 新罗的花郎 \ 40
- 罽画溪 \ 65
- 宋人与茶 \ 82
- 民族诗人张苍水 \ 130
- 明永历流亡缅甸记 \ 195

罗两峰画鬼 \ 220

白石老人的苦学和成名 \ 247 湖南硕儒叶德辉 \ 254

参观《北宋景祐本史记》影印记 \ 260

台湾啤酒史 \ 270

附录:李一冰先生自叙家世 \ 295

王昭君的悲剧

—

王昭君故事流传，经过诗歌、戏曲和音乐的渲染，久已深入千余年来大众的心目，蔚为悲剧的典型；然而，故事的内容，却并不即是历史的事实。

从中原以北游牧民族那方面来的“边患”，原非从汉朝才开始有的灾难。即今蒙古人先祖的匈奴，计自周朝就已向肥沃的中国平原，时时入侵，以劫掠中原的人畜货物为其常事了。后来即在那北鄙广大无垠的沙漠地上，建立了单于王庭，势力雄盛，即如秦始皇那样豪雄的君主，也因不胜匈奴的纠缠，才不惜动员整个中

原的民力，构筑万里长城，长城的工程虽然是千古不朽那样的伟大，却也不能完全收获防边的实效，秦的后人仍不断地借重大量的黄金、绢和窈窕淑女，为国家作“怀柔殊域”的工具。所以，遣嫁边塞，历史上的“和番公主”既非王昭君个人独有的命运，更不是迟至汉元帝时代才开始上演的悲剧。

雄才大略的汉高祖，距离秦始皇帝的年代，并不太久，但是他已深深体验伟大的万里长城，并不足以完全防制倏忽来去的游牧英雄，因此曾下决心，麾兵北塞，亲征匈奴，不幸高度文明的汉军，兵至白登城时，却被匈奴四十万骁勇的骑兵所包围了，不得已转而与匈奴单于订了“城下之盟”，以年输缯絮酒米，遣嫁皇族女儿，永结兄弟姻契那样的约定，用以逃避国家的灾祸。自此代代沿为成例，即如文景之治的名君——汉文帝与汉景帝——也都严守这项约定，忠实执行“和亲政策”，不敢怠忽。

直到以武功赫奕四方的汉武帝朝，才数伐匈奴，但又并不能彻底征服，后来武帝改与西北沙漠上另一新兴的强者——乌孙，即今珍珠河上游的土耳其民族，结为盟好，箝制匈奴，此是汉武帝远交近攻，以夷制夷的良策，然而盟好的手段却仍然是子女玉帛，用女人作工具，使乌孙王具有皇亲的身份，因以为己所用而已。

其时，遣嫁乌孙王的“和番公主”群中，曾有个江都王刘建的女儿，闺名细君。元封六年（前 105 年），汉武帝封刘细君为公主，下嫁乌孙国王昆莫猎骄靡。中国文学中有首著名的哀歌，就是抒写她或她自述远适异国下嫁年老番王的哀伤：

吾家嫁我今天一方，远托异国今乌孙王。

穹庐为室兮旃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
居常思土兮心内伤，愿化黄鹤兮归故乡。

汉武帝时代远嫁乌孙的细君，这薄命的江都王女，在时间上远早于元帝时代的昭君，其途程的遥远也甚于北鄙的匈奴，然而，现在家喻户晓者，却只有千古以来“和番公主”的怜悯代表王昭君了。

二

汉元帝竟宁元年（前 33 年）正月，匈奴呼韩邪单于降顺了中国，亲自到长安来入觐大皇帝。元帝赐宫女五人，昭君不过是这五个宫人中的一个而已。据《后汉书》：王昭君是南郡秭归（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）人，王襄之女，本名嫱，十七岁时，被选入宫，在宫里住了三年，从未得见皇帝的颜色。她是个勇敢活泼但有些歇斯底里的少女，怎么也耐不住那种长门寂寞的生活，心怀万分悲怨，所以一遇到选拔宫女远遣塞外的机会，纵然是万里投荒也胜于深锁深宫，在这种反抗心理之下，也许昭君是有几分自愿地入了选。

一般人传言，昭君之不能获得元帝的宠召，是由于画工毛延寿的赂求未遂。这一说法最早见于《西京杂记》。此书成于晋朝，本来只是专门记录汉代风俗历史的一部随笔小说而已，虽然有很多可供参考的地方，如言汉元帝命宫廷画师描绘后宫群女的肖像，凭以选择之类，很可能是当时的事实。如说宫女若是不能对毛贡献十万五万的贿赂，他便将绝世的美貌画成丑恶的无盐，假

使赂金丰厚，也能笔底生花，将她渲染成汉宫第一美人，像这样的话，是否真实，就很难说了，著名的拗相公王安石便曾为这贪黷的画师叫过冤屈：“意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。”然而，毛在此一事件中成了贪黷的典型，挨着千古的痛骂，自为常情，即如诗人李太白就曾非常愤慨地吟曰：

汉家秦地月，流影照明妃。一上玉关道，天涯去不归。
汉月还从东海出，明妃西嫁无来日。燕支长寒雪作花，
蛾眉憔悴没胡沙。生乏黄金枉图画，死留青冢使人嗟。
昭君拂玉鞍，上马啼红颊。今日汉宫人，明朝胡地妾。

元帝赐呼韩邪五宫人，照例举行一个宫廷仪式，将作远行的宫女须向君王作临别前的请训，同时也邀请呼韩邪单于出席。五宫人盛服出场，王昭君美丽的仪容终于揭了开来，据《后汉书》的描写，竟是：“丰容靓饰，光明汉宫；顾景裴回，竦动左右。”像这样“后宫第一”的美丽落入元帝眼中时，不论画工在这中间有无奸谋，毛延寿当然是无可逃避其失职的责任了。传说中毛延寿是因此而被杀的，但官书上却并无此一明白的记载，不过后来有很多人借这题目狠狠地讥刺过汉元帝的愚昧无知。如欧阳修的《明妃曲》说：“虽能杀画工，于事竟何益？耳目所接尚如此，万里安能制夷狄！”刘健庄诗：

汉王曾闻杀画师，画师何足定妍媸。官中多少如花女，
不嫁单于君不知。

在殿陛上同时初见王昭君绝色的呼韩邪单于，纵然他是个不能完全明了中国人审美评价的番王，但是他立刻彻底做了昭君光艳的俘虏，虽只惊鸿一瞥，却已喜不自胜，据记载，他立即趋元帝座前恭奏：“臣愿代守自上谷以西至敦煌一带边疆，传于无既，请罢边塞官兵。”——这是美丽的王昭君当场换来的代价。

《文选》描画昭君之行，说：“辞诀未及终，前驱已抗旌。仆御涕流离，辕马为悲鸣。”这本来是说昭君辞宫当时一腔离国的悲凉，但是假如说昭君此时已经获得了复仇的快感，则这一份感伤的心只应属于那空虚无知的元帝，而并非愤怒出宫的昭君。到底还是王安石《明妃曲》说得好：

明妃初出汉宫时，泪湿春风鬓脚垂。低徊顾影无颜色，尚得君王不自持。归来却怪丹青手，入眼平生几曾有。意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杀毛延寿。一去心知更不归，可怜着尽汉宫衣。寄声欲问塞南事，只有年年鸿雁飞。家人万里传消息，好在毡城莫相忆。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，人生失意无南北。

又说：

汉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。

纵然安石因这诗句曾为他的政敌范冲诋为汉奸，诬为“禽兽”，但我们不得不说他倒差似王媼的知己。二千年前汉宫中有

这么一位勇赴万里蛮荒，手拓自己命运的少女，实在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的骄傲。

三

照一般传说，昭君出塞以后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。如《西京杂记》、《琴操》等书俱说：“昭君在匈奴长日以泪洗面。”又曰：“初嫁呼韩邪单于，呼死，不肯再嫁其长子珠累若提单于而自杀。”甚至还有一段最普遍的神话点缀昭君的身后，如《归州图经》说：“胡中多白草，王昭君冢独青。”《大同府志》也说：“塞草皆白，惟此冢草青。”表面上是以墓草的颜色来表示昭君的“故国之恋”，而事实上只不过是汉民族的优越感的表曝而已。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元代马致远所作的剧曲《汉宫秋》，他更深一层的叙述昭君根本不肯足履胡地一步，到得汉胡交界处的大江上，她便纵身投江，死了。其实，此仅元代的汉族文人，生活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，杜撰昭君来发泄自己被压抑的反抗情绪而已。历史事实上的王昭君，又何尝自杀过？

无疑地，随着番王出塞的五官人中，呼韩邪单于最钟爱的是王昭君。盖依匈奴习俗，呼韩邪原有妻妾甚众，其后妃中主要者原有匈奴呼延王的两女，长女封颛渠阏氏，生有两个儿子，长子且莫车，次名囊知牙斯。次女封大阏氏，也生有两个儿子，长名雕陶皋莫，在呼韩邪的诸子中，年龄最大，次名且靡胥。所以昭君从归匈奴时，呼已有了两个王后（阏氏意即后），四个王子。但是昭君一到单于的王庭，立即被晋封为宁胡阏氏，她之为番王所尊宠，是不难想象的了。

然而昭君到了夫家，不得不住入所谓穹庐的蒙古包里面去，衣食必须着皮毛之衣，以羊肉为常食，以马羊之乳作饮料，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，纵然也是王庭的享受吧，对于这个来自高度文明的上国深宫少女，其适应生活习惯上的苦恼，当是不言而喻的。塞外的风沙是否将有损于绝代佳人昭君的美丽呢，诗人白居易假想她凭借汉使之口寄语国人道：“君王若问妾颜色，莫道不如宫里时。”活生生地写出一个倔强少女的口吻，毋宁比任何诗篇都要令人感到亲切。

昭君下嫁匈奴的汉竟宁元年（前 33 年），元帝不久即崩。翌年（汉成帝建始元年），昭君与呼韩邪生了一子，名伊屠智牙师，后封右逐日王。建始二年（前 31 年），呼韩邪死，这时候，王昭君还只不过是个二十二三岁的少妇，依照匈奴的习俗：“父死，娶其后母，兄弟死，以其妻为妻。”呼韩邪的最年长的儿子雕陶皋莫继立为匈奴单于，自然要以他那年轻的后母——宁胡阏氏继为王后。这时候，昭君站在两地不同的伦常观念中，感到非常的困难。聪明的她曾于嫁前专使请示长安，而汉廷答以：“从当地习俗。”于是，昭君便又再嫁雕陶皋莫，是为珠累若提单于，据说再嫁的昭君，与她的后夫情好甚笃，所生两个女儿，长名云，后为须卜居次，次名当，即当于居次。“须卜”和“当于”都是她们后来夫家的氏族名，“居次”意即公主。

雕陶皋莫在位十年，于汉成帝鸿嘉元年（前 20 年）又死，其时再寡的昭君还在三十二三岁的盛年，雕弟且靡胥继位，昭君曾否再嫁，则已史无明文，朔北风寒，易令人老，大约自此她就寡居了，昭君在塞外的夫妇生活之短暂与波折，倒真是她最大的不幸。

四

老单于呼韩邪死后，他的儿子挨着年辈继承为代代的匈奴单于，只有昭君的儿子伊屠智牙师却没有轮得到单于的宝座，据《后汉书》说是因故被杀的，倘使其时昭君还健在人间的话，这应是她暮年更大的感伤。

然而，昭君的直系后裔在以后的汉胡关系上，却是异常的飞黄腾达。特别是长女须卜居次，与汉宫的关系更是深密，汉平帝时(公元前1年至5年)，曾经召入中土，进宫为太皇太后的侍女。她的丈夫即王昭君的大女婿须卜当，为匈奴右骨都侯，曾握政治重柄，因妻子的关系竭力主张亲汉政策。王莽时，实施强硬外交，匈奴不能自安，蠢然欲叛，须卜当一面力加制止，一面亲向王莽政府交涉，这时候，他所交涉的对手和亲侯王歙，就是王昭君哥哥的儿子，双方的代表既是中表血亲，政治上樽俎折冲的谐睦自是可期的结果。其后，新王莽天凤五年(18年)，须卜当的儿子且渠与奢，以及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醯榑王，都曾相偕入朝长安，这一班亲汉的匈奴贵族，都是王昭君的血胤外孙子女。

两国政治的风云变化，原是不可捉摸的。须卜当因在匈奴遭受政治压迫，不久又逃来中土。王莽称当为须卜单于，以其庶女嫁给他的儿子奢，封为公爵，对他们都非常优遇；然而也就因此激怒了匈奴单于(且靡胥继位七年而死，这时候也许即是他那异母弟且莫车继任单于的时期)，逐渐入侵华夏。直至王莽被杀，汉与匈奴才再度成立和议，但其时回旋在中国与匈奴的政治漩涡中的昭君后裔，须卜当和他的儿子奢都已被害了，奢的母亲即昭君的